



不负检察不负蓝

张裕臣

对于检察工作，我曾知之不多。组织上可能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将我交流到检察院工作。这一安排，不仅使我更加了解检察工作，而且对检察人员这个群体有了深切的感知。

先期认识和交往的是一名来自湖北省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他是武汉大学法学硕士，中等个子，眼睛里透着灵性，全身散发着朝气，虽然他从事检察工作时间不长，但看问题却带着一种锐利，在他眼里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后来，这名小同志协助我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之余，我曾问他：“作为武大的高才生，你为什么选择检察工作？”他的回答直接又纯粹：“因为喜欢这份检察蓝，更想在法庭上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提出公诉，维护法律的尊严，守护社会和谐与人民安康。”他说话时语气平和，没有造作也没有修饰，看得出情感发自内心。一个年轻人，能有如此高尚的情怀，令我刮目相看。此后一段时间，他给我讲了许多优秀检察官的故事，让我从不同视角感受到检察人员身上的责任担当、专业素养与坚韧品格，也让我对那身象征着严谨与威严的检察蓝，有了全新的认识与敬意。

让我对检察工作有更进一步了解的，是一名来自西部地区的员额检察官。他身上总有一股快马加鞭的劲头，不仅把每项工作做得细致入微，并且有条，而且积极性、主动性很强，每次都能从检察的角度，结合监督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当我在工作上遇到困惑时，这位西北汉子总是满脸憨厚地帮我打开一扇别开生面的窗，窗外清风拂面、景色别致，令我心旷神怡，产生更多灵感。人与人之间的协作，首先来源于支持和尊重；同事与同事间共事，需要真挚和坦诚；工作的进步和发展，更需要团结和无私；司法工作者间，还需要思想上的交流和纪法观念上的衔接。有次工作之余小憩，谈及工作的特性，他不紧不慢地说：“看检察工作不能只看程序和形式，要看程序中的法理和形式上的法度，更要看检察工作运用的实体法则和体现的法治正义。检察工作既要有程序正义，更要体现人民正义，它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要落实到人民心中。它看似是一个程序的阶段，其实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深刻法理和人民至上的公信理念。”他的话不轻不重，却句句掷地有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监督体系中，没有一项工作、一个环节是可以用轻重来衡量的，都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他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往和取得的成绩，只是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后来我才得知，这位西北汉子从事检察工作以来，承办了数百件案件，出庭履带上千次，多次立功获奖，还曾被授予省级检察官英模称号。他在审核一起涉命案时，没有被被告人辩称的吸烟导致、没有杀人故意的假象迷惑，在已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泼洒汽油并点火的事实情况下，与火调、痕迹、法医、证据专家一道走进犯罪现场，开展复勘复核，深入讨论每一处痕迹、反复查看每一份物证，探寻出了真相，让被告人在铁证面前认罪服法。我现在才真切地明白，为什么他每次讨论问题时视角度都那么精准、每次行动都那么有效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检察工作，他只是淡淡地说：“主要是从内心喜欢，刚穿上检察制服时是喜形于色，现在则是发自内心的爱惜和尊崇。”我说，将来有机会要写写他。他却郑重严肃地说：“千万别，检察系统比我素质高、能力强、业绩突出的大有人在。”我从

他谦逊的语气、严肃的神态里，看到了一名优秀检察官的良好政治素养。蓝色的检察服映衬着他黝黑的脸庞，显得那么可敬。

还有一位来自河南省基层检察院的女同志，同样让我对检察工作肃然起敬。她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在接到借调通知时毫不犹豫、欣然而来。一开始，我对她工作的精力和时间有所担心，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疑虑，态度严肃地对我说：“请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工作。”她为人大方、性格豪爽，与同期借调的同志关系处得非常融洽。因工作需要，领导曾安排她参加一次党务培训。她穿着检察制服走在路上，在蓝色制服的映衬下，笑容非常阳光。我笑着称赞她，她也笑着对我说：“我代表的是河南省检察系统的检察官，所有的行为虽然是我个人的表现，但干不好丢的是河南省检察系统的脸。”她说得特别自然，又是那么认真。一个视检察事业至上的人，把工作看成职责和使命的人，怎会干不好呢！她的谦虚和真诚让我至今难忘。

时光荏苒，这些曾经和我并肩工作的检察人员，早已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但他们对检察事业的热爱、对法律职业的坚守、对同事的友爱，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他们

是我工作上的同事、老师，也是我生活中的挚友。那天因事回院，看到检察官们身着检察制服，整齐步入办公楼的姿态，我灵感骤起，连夜写了一首歌词《不负检察不负蓝》：

穿与不穿时间选择场面，
干与不干分得清信心和善变。
真相再现啊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方寸之间道义立地顶起天。

想与不想现实不是云烟，
敢与不敢分辨出真诚和谎言。
肝胆相照啊真真假善都看得见，
攻坚克难正义立在人世间。

我心中有一种执念，
那是我做人做事的底线。
勇敢闯过那激流险滩，
不枉今生穿上这身检察蓝。

我心中有一个信念，
那是我仗剑护法初心不变。
毅然扛起这千钧重担，
不负乡亲喊我一声检察官。

歌词虽然无法完全表达检察人员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但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感悟和心声。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唱给你听。

检徽耀东山

黄喜祖



东山县金銮湾 高文伟/摄

暖阳沐浴，恬淡安然。那天，正在电脑前赶材料的我，收到同事小陈发来的一条微信消息：“老师好！请送给我，请观看……”打开微信，原来是那首曾经让我“迎难而上”的“有声之文字”，正在某个大型平台上展播。

打开、播放、倾听，熟悉的旋律与画面在屏幕里呈现；重播，再一遍遍听，歌词创作的一幕幕，也随着视频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播放开来。

闽南有一句方言：无牛使马。意思是，耕田犁地，若无牛，便以马替代，比喻临时用不擅长的人或物应急。当时，领导向我交办了一项“非”业务的“巨难”工作任务：“你可称得上咱院的‘秀才’，写一首歌，既要展现咱县的特色，又要展示‘检察蓝’风采，还要突出全院的工作特点……”他的声音很是洪亮，我端坐在正对面，貌似很认真听的样子，脑袋瓜却不停地嗡嗡作响。只因这项工作确实是“无牛使马”之事，怎能不使我犯难？

接受这道难题后，我不得不调动所有的脑细胞。然而，数天的搜肠刮肚，竟是徒劳无功。我再次向领导请示：“歌词，还是请专业人士来比较妥当。”可是，领导却认认真真地说：“你就很专业啊，熟悉检察业务，文字功底扎实，就是你，可别推辞哦。”一番话，没得余地，将我钉在了夹板上。

既然“赶鸭子上架”，那就鼓足勇气，挑战一下自己！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我抓耳挠腮之际，天上掉下了一个“月亮”。

蕴，务必情理兼容……”他倾囊相授，我受益匪浅。然而，他所传授的，仅仅是普遍性的创作经验，想要把这些经验用于创作具备行业特性与特点的歌曲，仍有一定难度。

为了补足短板，我只得再觅蹊径。上网找检察歌词、下载优秀歌曲、拜读相关歌词创作书籍……一番折腾下来，我勉强打开了思路。随后，我将苦心写就的所谓“歌词”，忐忑不安地拿给领导过目，只见他拿在手上，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再轻轻地放在案头，客气地说：“先放着，我再斟酌斟酌。”但从他的话语与眼神里，我体会到“不甚满意”几个字。

赛道不免有弯道，但也是超越的拐点。估计是压力引发的反弹作用，抑或是不服输的态度起了“酵母效应”，在领导还没有反馈歌词需要如何改动的数据天里，一有闲暇时光，我就反复琢磨歌词应该如何润色，并在心里默念“智者三思握九章”这句箴言，用以激励自己。以什么意象来表达？用哪些词汇来阐述？歌

词要传递哪种精神……“检徽”与“检魂”这两个词汇，是最能体现检察工作的两大意象群。突然间，那顽皮的灵光一闪，主歌的两大开端句落人我的脑海，就用它们啦：开篇“检徽佩胸前，四大检察扛在肩”，接篇“检魂驻心田，立检为公铮誓言”；副歌再强调昂扬气度与检察精神。如此一来，歌词框架基本定调。

一坐在电脑前，那些公堂辩台英姿、法治讲坛温情、未检开拓经验和蓝碳司法等检察事例以及先进典型经验，在我的眼前一一浮现；我经历和见证过的“全国首个海洋碳汇现场实地认购”“全国依法维护妇幼儿童权益十大案例”“‘五长四海’创新机制”“蓝碳小镇创新典型”，宛若电影般在头脑中闪现。此时，我的思维如同沐浴着初升的万道霞光，歌词也如山中那股涌动的清泉，在我的心底流淌，流淌……经过认真打磨，一首唱响检察官的歌词已有雏形，再经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个别词句的微调，最终，歌词得以审核通过。

请专业人士谱曲、试唱、演唱，再进行视频合成……这首《检徽耀东山》终于面向公众展示，收获不少点赞。随后，正义网展播了这首歌曲，各个省市的检察同行观看之后，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县级检察机关里，竟有人能够写出让人如此激动的歌曲，尤其是那句“为了理想与信念，儿女情长放一边”，讲出了检察官的豪情与真情，实在很难得……

历练，将我跨界的心灯点燃；弯

道，使我迟疑的脚步向前。每一个个体，都像雨滴，从天上飘落下来，流入溪流，再汇入大海，才成为一片澎湃。不图自己能够“逆袭”到多高的文艺水准，也未期望收获多少业内人士的褒奖，只要能给检察文化添一抹亮色，那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抚与安慰。一次，一位朋友问我：“如果让你做一会儿月亮，你会做月牙，还是满月？”我无答案，但我想，他应该自有心中的那个“月亮”。

行文至此，权且把这首歌词整体呈现出来：

主歌

检徽佩胸前
四大检察扛在肩
凝心铸魂奋舟楫
东山岛上法为剑
谋大局，高质量发展多彰显
护法道，公堂辩台义正词严
润花朵，讲政讲堂首开新篇
检魂驻心田
立检为公铮誓言
清正廉明是正道
木麻黄中“谷公”现
为民安，万家灯火心甘情愿
善创新，五长机制时刻在线
显蓝碳，四海一家河清海晏

副歌

我们是东山检察官
苦痛辛酸也会泪流满面
为了理想与信念
儿女情长放一边
踔厉奋发勇毅向前
勇毅向前……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我的乡愁故事

近期哄着孙子，爷孙俩隔着岁月对望，那些尘封的童年记忆，竟像池底的气泡，咕噜咕噜全冒了出来。

酱油壶

小时候，我家住在黑龙江国营农场，当时叫黑龙江农垦建设兵团，我父亲是农垦培养的第一代“拖拉机手”。我们家一开始住在“干打垒”的马架子，后来搬进了农场统一盖的红砖起脊瓦房。

那时，家家户户都用大锅做饭。柴火是秋天在附近割的野蒿子和野草，一米多高，捆成草垛或截在墙角，是绝对的好烧柴，把它们填进灶膛，火旺旺的，锅底灰带着热乎气。倘若下午烀大馇子，得烧“两个开”——苞米馇子泡透下锅，加足水，两次开锅的时间、间隔和焖锅的时间到数了，大馇子粥才能烂透，饭豆混着玉米的醇香才会扑出来，闻着就让人馋。

趁锅底灰里的火没歇透，用锅叉子一扒拉，通红的火星子就会噼里啪啦乱蹿。三四岁的我蹲在灶门前，盯着那把焊着弧形铁头的锅叉子——早摸熟了，先前跟着大人烧土豆、埋鸡蛋，全靠它扒拉灰。那天下午，妈在炕上逗我：“这些



这“嘀咕”跟着我上了小学。学写“答”字时，老师黑板上的“答”字干干净净，可我见哥哥姐姐的旧作业本上，“答”字总拖着两个小点。老师让回家写几页“答”字，我觉得带两个小点的才对，偷偷添了小点，结果作业本上被老师打了一串红叉。我捏着

日子没扣着家雀，老三没逮住吃喽。”我没吭声，耳朵却在支棱着听。之前爸爸用锅底灰烧过麻雀给我吃（现在麻雀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可不能伤害了）。瞅见灶台上那只两斤装的酱油壶——圆滚滚的，带网格，像个小地雷，里面的酱油刚用完，一个主意突然冒了出来。

我一骨碌滚下炕，跑到外屋拿起锅叉子，扒开通红的锅底灰，把空壶埋了进去，还用叉子在上面拍了两下，心里美滋滋地想：等会儿就能吃它的肉了。

过了好一阵子，妈要去供销社打酱油，翻遍屋子都没找到酱油壶，就问我看见没有。我一激灵，扑到锅台边，用锅叉子把锅底灰搅得乱飞，可那壶早已化成一摊粘在灰里的塑料，烧得连影子都没了。妈瞅着我满脸灰的急样，笑着说：“准是你这小馋猫，把壶当肉烧了。”大人们都笑，我红着脸不承认，心里直犯嘀咕：“鸡蛋能烧，土豆能烧，为啥酱油壶就不行？”

错题

袁老师是上海来的知青，教我们政治课，用的是地方自编的教材。袁老师板书写得快，讲完就能写完。他回头望我们时，还用粉笔在黑板上不停写着，字却个个精神——像人在走，上半截紧凑，下半截松快，一撇一捺都透着机灵。他边写边说：“认真记笔记，题就会答，就错不了。”那堂



刘金福

课老师留了三道问答题，我做其中一道题时，总觉得自己琢磨的答案更顺，笔尖磨蹭半天，没照笔记答，写了自己的想法。作业交上去，批了个大红叉。老师的批评我记了一辈子：“课堂有课堂的规矩，怎么教的就怎么答，不明白就问。”恢复高考头一年，袁老师就考走了，去了哪所大学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们讲最后一课时非常认真，我们听得也比平时专注，就这么告了别。

后来渐渐懂了，“自以为是”里藏着太多的无知，就像灶膛里的火，不是放啥都能烧出想要的模样。

大盐粒

东北的教室冬天要烧炉子取暖，把长长的铁皮炉筒子从窗框最上端的圆孔伸出去排烟。课间的时候，我们常往供销社跑，那里卖散装大粒盐。淘气的学生，挑大点的，揣到棉裤兜里，回教室从炉盖上的“小眼”扔进去，听听。

烧的煤块在炉膛里有时也炸响，闷呼呼的声儿小；大盐粒烧热了炸开，声儿又脆又响，能惊得人一哆嗦。有个淘气的同学瞅着老师写板书，悄悄掀开炉盖，扔了个五角硬币大的盐粒——炉盖上的“小眼”根本塞不下这“大家伙”。

那天给我们上课的是林老师，他正背对着我们写板书，炉膛里“砰”地

发出一声巨响，我瞅见他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这下那小子惹祸了！可林老师写完最后几个字，转过身看了眼炉子，笑着问：“刚才那声巨响，是矿工留下的‘哑炮’炸了？”我们愣了一会儿，忽然都笑了，笑得前仰后合，他也跟着我们笑，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放松了。

接着他慢悠悠地讲起采煤的事，讲用雷管放炮爆破，末了问：“你们说，刚才真是煤矿工人落下的哑炮？”我们使劲地摇头，脸憋得通红，谁也没有回答。心里都清楚——那是盐粒在炉子里炸开了花。

从那以后，再没人往炉子里扔盐粒了。原来老师心里都清楚，只是不愿戳破我们的淘气而已。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林老师考上了阜新矿业学院（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我很想他，但后来再没见过他。

如今哄着孙子，忆起当年灶膛的暖、作业本上的叉、课堂里的笑——我早把“怎么长大”的答案，熬成了日子里的回甘。灶膛里化掉的酱油壶，是好奇心撞了南墙；作业本上的红叉，是规则敲响了警钟；炉子里炸开的盐粒，是老师的包容给了我们博大的胸怀。这些暖暖的记忆，一步步将灶门前那个调皮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逗着孙子的我。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

山的那一边

李香

一层层淡淡的薄雾尚未散尽，与晨曦相融，给连绵起伏的远山镀上一道柔和的暖金。山的那一边，是什么呢？涉案未成年人小云能否找到答案？这个问题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如雾气般挥之不去。

“我也想回家，可是我能回去吗？”这是小云沉默良久的第一句话。初见她是在案件依法介入阶段，小姑娘身形瘦削，扎着马尾辫、留着齐刘海，腼腆安静，偶尔怯怯地瞟一眼我们，很快又低下头去。

是紧张、害怕还是羞愧、懊悔？我一时猜不透。但身为母亲，我知道她的母亲肯定很着急，便问道：“你妈妈很惦念你吧？”听到这话，小云的眼泪簌簌滑落，终于肯开口说话。

原来，小云来自西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她轻信一个亲戚说的“干一天就能赚一部苹果手机”，以为翻过大山就是五彩斑斓的新世界，于是跟着亲戚一路辗转，到安徽、江苏等地实施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活动。

傍晚的办公室里，斜阳漫洒，落在小云低垂的脸上。看着她那尚显稚嫩的脸庞，我不禁心疼：如此稚嫩的孩子，人生尚未完全展开，怎会平添这些错乱的枝节？“能啊，能回家，你说说家里的情况？”我尝试引导她提供家庭信息，但她对此讳莫如深，一言不发。“害怕妈妈难过、生气，所以不说，是吗？”听到这句话，小云轻轻点了点头，双手交织，攥得紧紧的，却又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她低垂的眉眼里，写满了局促和无助。

“我们骗的人又不是好人，为什么要抓我们？”她突然开口，打破了沉寂。“坏人的钱也不是无需保护的无主物，同样受法律约束。经过一番释法说理，小云懵懂的眼眸闪过惊异的光，她终于明白，自己的行为并非“劫富济贫”，而是违法犯罪。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终于联系到了小云的父母。可电话那头的方言陌生难懂，而且，对于我们描述的“仙人跳”“黑吃黑”等犯罪方式，他们也完全不懂，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会违法犯罪，当然也不愿意回徐州带回小云。

语言的隔阂、法律认识的鸿沟，犹如一座大山，横亘在我们之间。怎么办？去一趟！

车窗外，云贵高原的青山连绵不绝，蓝天白云舒卷，远处村落渐次清晰。熟悉的家乡景色映入眼帘，小云却像是打了败仗的逃兵，低落又茫然。

“我妈让我回家吗？学校还要我吗？”她手指绞着衣角，声音细若蚊蝇，“还有几个同学……她们等着看我‘赚钱’，也要跟着学！”

她的话让我们心头一紧。法律认知的不足，对“生财之道”的误解、亲子关系的疏离，这些问题像弥漫在山间的雾气，笼罩着许多同样懵懂的心灵。

车站出口，相见无言。小云刚看到母亲模糊的身影，便捂着脸“哇”地哭出声来。她的父母脸色铁青，沉默地跟在办案人员身后。